

### 榜单

##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 登顶全网综艺播放市占率排行榜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统计,截至5月28日,由爱奇艺出品的《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位列全网综艺播放市占率排行榜榜首。该综艺由Bridge担任节目巅峰MC,GAI、MC HotDog、谢帝为该节目巅峰赛事组成员,该季节目集结了36名来自不同厂牌的顶尖rapper,他们通过热血比拼,为喜爱说唱音乐的观众呈现一场华语说唱圈的顶级赛事盛会。自2017年车澈导演的第一档说唱节目以来,国内说唱节目已经过了几轮洗礼,说唱氛围一度十分热烈,新人层出不穷,相比以往的说唱综艺节目,该综艺阵容更加庞大、音乐更加多元、内容更加硬核,rapper们为厂牌而战的巅峰态度正在碰撞出更加炸裂的舞台表达,中文说唱版图也因这场赛事再次重塑。冠军之中再逐冠军,厂牌之中再造厂牌,不同地域与多元音乐的碰撞释放了说唱更加充盈的生命力。

## 《三分野》领跑 全网电视剧热度指数排行榜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5月28日,由黄天仁执导,张彬彬、吴倩领衔主演,黄子恩、夏若妍、李依晓等主演的都市轻喜剧《三分野》登顶全网电视剧热度指数排行榜。该剧改编自耳东兔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两位个性独立、强大坚定的男女拼搏事业、携手成长的励志故事。《三分野》是一部集爱情、职场、科技于一体的现代都市剧,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社会意义。该剧不仅展现了两位主人公在事业上的奋斗和成长,也展现了他们在爱情上的坚持和信任。该剧以中国北斗导航系统为背景,突出了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价值和魅力,也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的理想和担当。有网友在观看后评价:“该剧剧情紧凑有趣,人物鲜活立体,情感真挚感人,画面精致唯美,音乐动听悦耳,笑点自然幽默,泪点深刻动人,是一部值得观看的优秀作品。”

## 《阿尔托,梵高》 话剧音乐剧热销榜居首

5月28日,大麦演出榜发布实时数据,环境式音乐剧《阿尔托,梵高》登顶话剧音乐剧热销榜。该剧讲述了被脑髓炎后遗症折磨的安托南·阿尔托,在经历演出失败后,出现了精神异常。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不断在痛苦中挣扎的他,见到了文森特·梵高。阿尔托为了证明自己,开始从意识的世界寻找文森特·梵高,二人在梦一般的世界里彼此相见。梵高,一个深情而富有想象力的人,常常追求内心的灵感,而阿尔托则更注重现实和实际效果。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家碰撞出的别样火花值得观众用心探寻和体味。《阿尔托,梵高》用音乐与现场的表达,跨越时间的界限走进艺术大家的幻想故事,专业表演配以原创歌曲,加上唯美动感的舞台设计,形成独特而强烈的视听效果。该剧音乐剧采取“环境式”的表现和展演形式,打破传统意义上的镜框式舞台结构的演绎形式,将所有空间都视作表演区域、观赏区域。观众能够近距离观看演员的动作和神态,也有机会被邀请与演员互动,进一步共情角色,共感状态。在这种“环境式”演绎形式下,不同卡司的组合在剧中擦出的不一样的火花,他们的组合与搭配也赋予每一场演出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现场体验。

## 《闪闪的儿科医生》 问鼎纪录片热门榜单

据5月28日哔哩哔哩实时数据统计,《闪闪的儿科医生》居纪录片热门榜单首位。《闪闪的儿科医生》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科室及医护人员,聚焦普通人与医院最常发生交集的场景,以儿科医生的工作、生活为缩影,围绕不同儿科科室,讲述新生儿、学习困难、单亲带娃、心理问题等育儿热点,将故事辐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带领观众感悟人生百态,以点带面树立鲜活的儿科医生形象,构建温馨、和谐、互助共赢的医患关系。敢于“立人设”,是《闪闪的儿科医生》不同于很多医疗纪录片的特点。对观众来说,这部纪录片在故事性、真实性、娱乐性、知识性之间找到了平衡。镜头下稚嫩患儿,仿佛就生活在大家身边。在紧张的手术操作中,纪录片插进的动画科普显得专业且及时。那些忽明忽暗的急救灯,也在瞬间拉近了观众与生死考验之间的距离。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若瑾 整理)

## 《醒来2》热播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远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8日下午,电影《醒来2》济南特映礼举办。《醒来2》是由吕明晰任总导演,李萍萍任导演、编剧,陶慧敏、傅淼、乔茜等领衔主演的影片。片中的女主人公徐丽因受错误价值观的驱使,一味追求金钱名利,忽略了亲情,从而导致一系列悲剧在家庭不断上演。最终在家人和社会的关心下,徐丽从噩梦中醒来,重新奔向新的人生。吕明晰在谈到创作理念时表示:“大时代趋势要求我们回归理性,回归精神,回归文化,回归家庭,回归自然”。《醒来2》作为一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孝亲敬老主题的家庭伦理影片,是对中华孝亲敬老文化传承和传播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



## 说古论今

□ 本报记者 于国鸣

# 当作情书这么写

前几天,在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朋友,欢迎回家——剧作家活动日”时,著名作家刘恒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对职业、对创作的热爱。这些话平凡、普通,但耐琢磨,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深厚感情,受益于他的真知灼见。

刘恒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院长、《北京文学》主编。他虽然自谦“一个过气的小说家和编剧”,事实上,他近年来一直保持着活跃的创作状态,不断有新作推出,这些作品都很有分量,称得上重头之作。

创作业绩成就了他在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1986年,他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第8届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让他蜚声文坛。这个作品迅速成为很多高校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学习内容。1990年,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电影《菊豆》上映,刘恒担任影片编剧。《菊豆》由张艺谋执导,巩俐、李保田等主演。电影上映后,吸引了海内外关注,后来又成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中国内地影片。

此后,刘恒陆续出版长篇小说《黑的雪》《逍遥颂》《苍河白日梦》。在坚持小说创作的同时,他编创了多部影视作品,除了《菊豆》,还包括《本命年》《秋菊打官司》《红玫瑰与白玫瑰》《画魂》《没事偷着乐》《漂亮妈妈》《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还编创电视剧《大路朝天》《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话剧《窝头会馆》,歌剧《夏日彩虹》等。

这些优秀作品为他赢得了数不清的荣誉。他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老舍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飞天奖优秀编剧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华表奖优秀编剧奖、第35届瓦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金德奖、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等。看着他好像信手拈来,其实哪个难度都很高,足以令实力一般的作者望而却步。

能创作出这么多优秀作品,获得这么多沉甸甸的荣誉,他有何秘诀?从刘恒在“剧作家活动日”的发言中可以沿波讨源,找到答案。根据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微信公众号剧本编辑部推送的报道,刘恒在发言中说:“分析自己踏入这个职业,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呢?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热爱,热爱这个职业、热爱这个技能。”热爱,给他的创作开拓无限

空间,也为他的创作孕育无限可能。他到底热爱到什么程度呢?他这样表达:“我把我生命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接一个段落地贡献给一个又一个剧本,我觉得我活得非常有价值。我觉得不光人生是一个剧本,我们的每一个剧本也都是有生命的,一个完整的生命。他们就像我们一个又一个孩子,不管美也好、丑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是从我们的血液里滴出来的,无比珍贵、无比可爱,而且无比高贵。这是我对职业的看法。”

这种热爱可谓深入骨髓,刘恒称之为“埋藏在基因里的”。他特别举例,小时候,因为特殊时期各种条件限制,受到的教育有限。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并没有影响他对艺术的热爱。那个时候,在小学生练字的横格本上,他开始尝试着写小话剧。看一场电影,感动之余,回到宿舍后,他会打着手电筒,把这些记到横格本上,把自己记住的台词记录下来。

谈刘恒的小说,看他编创的影视剧,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他作品里的那些人、那些事令人印象深刻,主要在于他对生活的深刻观察高人一筹,他对社会本质的揭示高人一筹。而他能在这些方面高人一筹,正是因为对文学创作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热爱给了他创作的不竭动力,无疑也给他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手中的这支笔,面对着更大的挑战。这时候,对他来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不再是简单地过日子,既要用心体会和感悟自己这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又要用心观察和思考周围的人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让他心甘情愿地走进生活更深处,走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那些角落。换句话说,在热爱的前提下,他的创作实现了通俗性基础上的深刻性。

对于这些问题,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讨和解读,也让我们对刘恒及其创作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唐宏峰在评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谈到,生存困境是刘恒执着表现的主题,这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的影子还在。“刘恒在小说中有意隐匿精神需求,凸现当下的物质存在,专注于普通百姓最低生存欲求,悬置判断,向形而下层面不断挖掘。小说利用张大民的贫嘴,细致致地把一切生活琐事的卑微与尴尬展现出来。比如张大民比较他和云芳的夜班费,在两毛钱差别和夜宵馄饨馅多少中反复计算平衡,让人忍俊不禁又心生苦涩。”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丰富了解与体验,这种细节是写不出来的。这种生活背后的人的生存困境,如果没有深入思考与独到认知,也是无法写深写透的。写城市生活,刘恒很拿手。他是北京人,对北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自然十分熟悉,无非是“老字号、四合院、门

槛、门墩、遛鸟儿、走票、下棋喝茶、胡侃神聊,以及由这种生活养成或者说是养成这种生活的性情格调”。正是熟悉这种生活场景,熟悉这种生活情调,并且有他独特的观察视角,才会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普通人生活绘声绘色的描绘和展现。

刘恒还有许多作品,如《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都是表现农村生活的。在这一类作品中,描述的场景非常生动,使用的语言也都非常朴实、鲜活。刘恒又是如何做到的?其实,对于农村生活,他毫不陌生,且十分熟悉。他曾经提及,自己的父母是农民,后来进城讨生活,逐渐在城里站稳脚跟,这也让他与那个乡野小村有了“无法斩断的联系”;刘恒在中学还未毕业时即到农村插队,所去之地正是父母的故乡。在那里,他和村民们一起劳动,一起挣工分。他真正深入到农村的肌理之中。所以,文艺评论家朱伟说:“他像熟悉自己身上每一个器官那样熟悉农村。他能深切地感受农人生存的窘迫,能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

翻一翻文学史,我们不难了解,那些文学家和艺术家走上文艺之路的原因虽然五花八门,但相当一部分确实是因为热爱。正因为热爱,他们不仅创作出很多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留下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趣闻逸事。唐代诗人李贺就痴迷于写诗。李商隐曾写过一篇《李贺小传》,记载了关于李贺写诗的一些故事。李贺外出,喜欢观察周围景物而人诗。他骑一头瘦马,背一个旧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李贺写诗的这种状态,“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正因这样“呕心沥血”,李贺留下一大批优秀诗作。在文坛、诗坛、剧坛上,类似李贺者不在少数。还有一部分热爱文艺创作的人,最终成长为评论家、理论家。这些人在文艺批评领域卓有建树,其理念、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一些创作经验,直到今天依然被文学爱好者学习和遵循;他们指出的一些不利于文艺创作的错误观念,以及文艺创作中应当戒除的弊端,直至今日依然并不过时。

再回到刘恒。刘恒编创的话剧《窝头会馆》搬上舞台后,刘恒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论是写小说、写剧本、写电影剧本、写话剧剧本,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最爱的人的情书。所有文字都渗透着我的爱。”像刘恒这样,把作品当成给最爱的人的情书这么写,想写不好都难。

# 美的方式,不止一种

主义风气盛行,都加重了年轻女孩的审美焦虑。尤其是意大利服装品牌BMI进入中国后,掀起了“bm风”“bm女孩”的潮流,很多正在青春期的女生通过减肥让自己穿上s码的衣服,在年轻人中制造身材焦虑。

以瘦为美并非不可取,但纵观中国女性审美的变迁,关于美的定义并非仅有“瘦”一种。从中国古代文明出现伊始,各种不同的女性审美观,构成了浩瀚五千年中华文化中丰富多彩的一部分,也为当代形成更包容的审美观提供了历史文化土壤。

原始社会和先秦时期,中国社会追求女子的自然之美。例如《诗经》中描述卫庄公夫人庄姜很美,描述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其中“柔荑”“凝脂”“蝤蛴”等意象都来自大自然。自然之美与人的美融合,“硕人之美”也成为当时的潮流。

汉代受楚文化影响,开始追求修长苗条的女性身材。汉代美女赵飞燕曾被形容“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魏晋时期延续汉代风

尚,开始倡导阴柔之美,总体不出“瘦”与“弱”的范畴。

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开始出现女子的刚毅骁勇之美。《木兰辞》中的花木兰既可以“当管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也可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现实中,也有妇女被写文称赞“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女人不仅可以写一手好字、拥有文学修养,也可以骑马射箭、左右开弓。

新的审美潮流在盛唐时期达到顶峰,受胡汉杂居的影响,骑马尚武,以胖为美成为当时女子奋斗的目标,尤其在王室女性带头“尚武”、丰腴雍容的杨玉环备受宠爱的背景下,从官家到民间都将豪迈大气、雍容华贵看作女性之美的特质之一。

明清时期,削肩柳腰、缠足小脚盛行,畸形审美影响了很多女性的人生。直到民国元年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飭各省劝禁缠足,令文说:“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

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女性也积极投身破旧迎新的行动中,用实际行动革除流传千百年的陋俗。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成为大生产的重要力量,提高妇女地位成为当时的一项议题。此时“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妇女”被看作劳动生产的中坚力量,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官方推崇的女性形象也向劳动之美靠拢。例如1950年,女拖拉机手梁军的故事家喻户晓,在此后的文艺创作中成了最常用的素材,1951年丁鱼创作《女拖拉机手》,1962年发行的一元人民币上出现了开拖拉机的妇女,不同的方式,展现的都是妇女劳动的飒爽英姿。

随着社会思想观念进步、物质条件富足,女性理应追求更多元、更健康的生活和审美方式。与其盲目追求瘦弱的形象,不如找到自身优势,用独特的美让自己成为自己。

## 漫谈

□ 王臻儒

近日,一条名为“15岁女孩绝食50天只剩50斤”的新闻令人揪心。一个初三女孩在15岁的年纪,拥有165厘米的身高,体重却只有24.8公斤。据了解,该女孩因为当下流行的“白幼瘦”审美而有意识地长期减肥,最后患上神经性厌食症,因为畸形审美失去了生命。

悲剧令人叹息,结合这几天有明星公开批评女装尺码越做越小,引发广大女性热烈反响,这个社会应该思考,“白幼瘦”之风为何愈演愈烈,所谓的主流审美,又是从何时成了女性的枷锁?

回顾近几年的女性审美风尚,对“白幼瘦”的追捧有增无减,网红的观念引导、消费